

红楼梦

曹雪芹 高鹗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紅樓夢

卷一百一十五

红楼

曹雪芹
高鹗 著

卷二

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常日常听人說：『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；纵然命长，終是廢人了。』想起此言，不觉將素日想着后来爭榮夸耀之心，尽皆灰了；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因問道：『你心里觉着怎么样？』襲人勉強笑道：『好好儿的，觉怎么样呢！』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燉丸来。襲人拉着他的手，笑道：『你这一鬧不大紧，鬧起多少人来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儿你打发小子問問王大夫去，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觉的，不好嗎？』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；向案上斟了茶来，給襲人漱口。襲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；况且定要惊动別人，不如且由他去罢；因此倚在榻上，由宝玉去伏侍。

那天刚亮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济仁叫来，亲自确問。王济仁問其原故，不过是伤損，便說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吃，怎么敷。宝玉記了，回园来，依方調治，不在話下。

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系臂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过节。宝玉见宝釵淡

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沒精打彩，也只当是昨日金釧儿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发不理他。黛玉见宝玉懶懶的，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釧的原故，心中不受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凤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儿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喜欢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见众人沒意思，也都沒意思了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

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的也有个道理。他說：『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喜欢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則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，到謝的时候儿便增了許多惆悵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』故此，人以为欢喜时，他反以为悲慟。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，花常开不謝，及到筵散花謝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沒奈何了。因此今日之筵，大家无兴散了，黛玉还不觉怎么着，倒是宝玉心中悶悶不乐，回至房中，长吁短叹。

偏偏晴雯上来换衣裳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，掉在地下，将骨子跌折。宝玉因叹道：『蠢才，蠢才！将来怎么样！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』晴雯冷笑道：『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行动『就給脸子瞧。前儿連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凭爷去。——就是跌了扇子，也算不的什么大事；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，玛瑙碗，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沒见个大气儿。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。何苦来呢！嫌我們就打发了我們，再挑好的使。好离好散的倒不好？』

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的渾身乱战。因說道：『你不用忙，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！』袭人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，向宝玉道：『好好儿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說的：『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。』晴雯听了冷笑

道：『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呀，省了我們惹的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，我們原不會伏侍。因為你伏侍的好，為什麼昨兒才挨窩心腳啊？』我們不會伏侍的，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？』

襲人听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；待要說幾句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：『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兒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』晴雯听他說『我們』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道：『我倒不知道，你們是誰？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！你們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，也瞞不過我去。——不是我說：正經明公正道的，連个姑娘還沒擰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称起『我們』來了！』

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寶玉一面說道：『你們氣不忿，我明日偏抬舉他。』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『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分証什麼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，过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』晴雯冷笑道：『我原是糊涂人，那里配和我說話！我不过奴才罢咧！』襲人听說，道：『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；要是惱二爷，不該这么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事，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！又不象是惱我，又不象是惱二爷，夹枪带棒（二），終久是个什麼主意？——我就不說，让你說去。』說着便

（一）行动——这里是『动不动』的意思。

（二）夹枪带棒——这里指說的話内容复杂，含有譏諷，牽涉旁人。

往外走。

宝玉向晴雯道：『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』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越伤起心来，含泪说道：『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，变着法儿打发我去，也不能够的。』宝玉道：『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鬧？一定是你要出来了；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罢。』说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

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『往那里去？』宝玉道：『回太太去！』袭人笑道：『好没意思！认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！就是他认真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！』宝玉道：『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。』晴雯哭道：『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？饶生了气，还拿话压派我。——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，也不出这门儿。』宝玉道：『这又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只管闹，我经不起这么吵，不如去了，倒干净。』说着，一定要去回。

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鬧的利害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，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进来，都跪下了。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来。向袭人道：『叫我怎么样才好！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』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说话，只见黛玉进来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『大节下，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？难道是为争粽子吃，争恼了不成？』宝玉和袭人都『扑嗤』的一笑。黛玉道：『二哥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不问就知道了。』一面说，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，笑道：『好嫂子，你告诉我。必

定是你們兩口兒^五拌了嘴了？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息和息。『襲人推他道：『姑娘，你鬧什麼！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』黛玉笑道：『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』』

宝玉道：『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？饒這麼着，還有人說閑話，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个！』襲人笑道：『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除非一口气不來，死了，倒也罷了。』黛玉笑道：『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我先就哭死了。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』襲人道：『你老实些兒罷！何苦還混說。』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抿着嘴兒笑道：『做了兩個和尚了！我從今以後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』宝玉听了，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，自己一笑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『薛大爺請。』宝玉只得去了，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几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着。宝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『疼的好些了？』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『何苦來又招我！』宝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『你的性子越發慣娇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說了那麼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勸你，又刮拉^{〔一〕}上他。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』晴雯道：『怪熱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麼！叫人看見什麼樣兒呢！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。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既知道不配，為什麼躺着呢？』

〔一〕刮拉——牽連、帶累。

晴雯沒的說，『嗤』的又笑了，說道：『你不來使得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——起來讓我洗澡去。』襲人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們來。『宝玉笑道：『我才喝了好些酒，还得洗洗。你既沒洗，拿水來，咱們兩個洗。』晴雯搖手笑道：『罷，罷！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！足有兩三個时辰，也不知道做什麼呢；我們也不好進去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，淹着床腿子；連席子上都汪着水。也不知是怎么洗的。笑了几天！——我也沒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。今兒也涼快，我也不洗了，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，篋篋頭。才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，都湃〔〕在那水晶缸里呢。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？』

宝玉笑道：『既这么着，你不洗，就洗洗手，給我拿果子來吃罷。』晴雯笑道：『可是說的，我一個蠢才，連扇子还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發吃果子呢！倘或再砸了盘子，更了不得了！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愛砸就砸。这些东西，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愛这样，我愛那样，各有性情；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搨的，你要撕着玩儿，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；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喜歡听那一聲响，就故意砸了，也是使得的，只別在氣頭上拿他出氣。——這就是愛物了。』晴雯听了，笑道：『既这么說，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听撕的声兒。』宝玉听了，便笑着遞給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『嗤』的一声，撕了兩半。接着又听『嗤』『嗤』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說：『撕的好，再撕响些。』

正說着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瞪了一眼，啐道：『少作点孽兒罷！』宝玉趕上來，一把將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遞給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几半子，二人都大笑起來。麝月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？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！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，什麼好東西！』麝月道：『既这么說，就把扇子搬出來，讓他尽力

撕不好嗎？』宝玉笑道：『你就搬去。』麝月道：『我可不造这样孽！他沒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』晴雯笑着，便倚在床上，說道：『我也乏了，明儿再撕罢。』宝玉笑道：『古人云，「千金难买一笑」，几把扇子，能值几何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，小丫头佳蕙过来拾去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細說。

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、宝玉、黛玉众姐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，有人回道：『史大姑娘来了。』一时，果见史湘云帶領众多了鬟媳妇走进院来。宝玉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。青年姊妹，經月不见，一旦相逢，自然是亲密的。一时进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见过了。賈母因說：『天热，把外头的衣裳脫脫罢！』湘云忙起身宽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『也沒见穿上这些做什么！』湘云笑道：『都是二孀娘叫穿的，誰愿意穿这些！』

宝玉一旁笑道：『姨媽不知道：他穿衣裳，还更爱穿别人的，可記得旧年三四月里，他在这里住着，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帶子也系上，猛一瞧，活脫儿就象是宝兄弟——就是多两个墜子。』他站在那椅子后头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『宝玉，你过来，仔細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，迷了眼。』他只是笑，也不过去。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还說：『扮作小子样儿，更好看了。』黛玉道：『这算什么！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，住了两日，下起雪来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，』回来，老太太

〔一〕 湃——音 pài。用冰鎮或用冷水浸，使东西变冷叫『湃』。

〔二〕 拜影——旧时代供奉祖先，除木制『神主』（又称『牌位』）外，还有画像，叫做『影象』，简称『影』。新年或一定的时期悬挂，子孙叩拜。

太的一件新大紅猩猩毡的斗篷放在那里，誰知眼不见他就披上了，又大又长，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拦腰系上，和丫頭們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，一跤栽倒了，弄了一身泥！『說着，大家想起来，都笑了。』

宝釵笑問那周奶媽道：『周媽，你們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？』周奶媽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『淘气也罢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，也沒見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謊話！』王夫人道：『只怕如今好了。——前日有人家来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，还是那么着？』賈母因問：『今日还是住着，还是家去呢？』周奶媽笑道：『老太太沒有看見，衣裳都帶了来了，可不住两天？』湘云問宝玉道：『宝哥哥不在家么？』宝釵笑道：『他再不想別人，只想宝兄弟。两个人好玩笑，这可见還沒改了淘氣。』賈母道：『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儿了。』

剛說着，只見宝玉来了，笑道：『云妹妹来了！怎么前日打发人接你去，不来？』王夫人道：『这里老太太才說这一个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』黛玉道：『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給你呢。』湘云道：『什么好东西？』宝玉笑道：『你信他！——几日不见，越發高了。』湘云笑道：『袭人姐姐好？』宝玉道：『好，多謝你想着。』湘云道：『我給他帶了好东西来了。』說着，拿出絹子来，挽着一个疙瘩。宝玉道：『又是什么好物儿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儿帶两个給他。』湘云笑道：『这是什么？』說着便打开，众人看时，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个。

黛玉笑道：『你們瞧瞧他这个人，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給我們送来，你就把他的也帶了来，岂不省事？今日巴巴儿的自己帶了来，——我打量又是什么新奇东西呢，原来还是他！真真你是个糊涂人。』湘云笑

道：『你才糊涂呢！我把这理說出来，大家評評誰糊涂：給你們送东西，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說話，拿进来一看，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；要帶了他們的来，須得我告訴来人，这是那一个女孩儿的，那是那一个女孩儿的；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，再糊涂些，他們的名字多了，記不清楚，混鬧胡說的，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。要是打发个女人来还好，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，可怎么說女孩儿們的名字呢？还是我来給他們帶了来，豈不清白！』說着，把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『袭人姐姐一个，鸳鸯姐姐一个，金釧儿姐姐一个，平儿姐姐一个：这倒是四个人的，难道小子們也記得这么清楚？』

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『果然明白。』宝玉笑道：『还是这么会說話，不让人。』黛玉听了，冷笑道：『他不会說話，就配帶『金麒麟』了！』一面說着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會听见，只有宝釵抿着嘴儿一笑。宝玉听见了，倒自己后悔又說錯了話；忽见宝釵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宝釵见宝玉笑了，忙起身离开，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

賈母因向湘云道：『喝了茶，歇歇儿，瞧瞧你嫂子們去罢。园里也凉快，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』湘云答应了，因将三个戒指儿包上，歇了歇，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，到了凤姐那里，說笑了一回。出来，便往大观园来，见过了李纨，少坐片时，便往怡紅院来找袭人。因回头說道：『你們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們的亲戚去。留下縷儿伏侍就是了。』众人应了，自去寻姑舅嫂，单剩下湘云翠縷两个。

翠縷道：『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』湘云道：『时候儿还没到呢。』翠縷道：『这也和咱們家池子里的一样，也是楼子花儿。』湘云道：『他們这个还不及咱們的。』翠縷道：『他們那边有棵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真是楼子

上起楼子，这也难为他长。』湘云道：『花草也是和人一样，气脉充足，长的就好。』翠縷把脸一扭，說道：『我不信这话！要說和人一样，我怎么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呢？』

湘云听了，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『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愛說。這叫人怎么答言呢？天地間都賦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順逆；就是一生出来，人人罕见的，究竟道理还是一样。』翠縷道：『这么說起来，从古至今，开天辟地，都是些阴阳了？』湘云笑道：『糊涂东西，越說越放屁。什么「都是些阴阳」！况且「阴」「阳」两个字，还只是一个字：阳尽了，就是阴；阴尽了，就是阳；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；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』

翠縷道：『这糊涂死我了！什么是个阴阳，沒影沒形的？我只問姑娘：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？』湘云道：『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。器物赋了，才成形质。譬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；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；日是阳，月就是阴。』翠縷听了，笑道：『是了，是了！我今儿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「太阳」呢，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「太阴星」，就是这个理了。』湘云笑道：『阿弥陀佛！刚刚儿的明白了。』

翠縷道：『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，难道那些蚊子、蛇蚤、蠓虫儿、花儿、草儿、瓦片儿、砖头儿，也有阴阳不成？』湘云道：『怎么沒有呢！比如那一个树叶儿，还分阴阳呢：向上朝阳的就是阳，背阴复下的就是阴了。』翠縷听了，点头笑道：『原来这么着，我可明白了。——只是咱們这手里的扇子，怎么是阴，怎么是阳呢？』湘云道：『这边正面就为阳，那反面就为阴。』

翠縷又点头笑了。还要拿几件东西要問，因想不起什么来，猛低头看见湘云宮幃上的金麒麟，便提

起来，笑道：『姑娘，这个难道也有阴阳？』湘云道：『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；牝为阴，牡为阳；怎么没有呢。』翠縷道：『这是公的，还是母的呢？』湘云啐道：『什么「公」的「母」的！又胡說了。』翠縷道：『这也罢了，——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？』湘云沉了脸說道：『下流东西，好生走罢！越問越說出好的来了！』翠縷道：『这有什么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』湘云『扑嗤』的笑道：『你知道什么？』翠縷道：『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』湘云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来。翠縷道：『說的是了，就笑的这么样？』湘云道：『很是，很是！』翠縷道：『人家說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，我連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？』湘云笑道：『你很懂得。』

正說着，只見蔷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，湘云指着問道：『你看那是什么？』翠縷听了，忙赶去拾起来，看着笑道：『可分出阴阳来了！』說着，先拿湘云的麒麟瞧。湘云要把拣的瞧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『是件宝贝，姑娘瞧不得！这是从那里来的？好奇怪！我只从来在这里沒见人有这个。』湘云道：『拿来我瞧瞧。』翠縷将手一撒，笑道：『姑娘請看。』

湘云举目一看，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云伸手擎在掌上，心里不知怎么一动，似有所感。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道：『你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找袭人去呢？』湘云連忙将那个麒麟藏起，道：『正要 gone 呢！咱们一处走。』說着，大家进了怡紅院来。

袭人正在阶下倚檻迎风，忽见湘云来了，連忙迎下来，携手笑說一向別情，一面进来让坐。宝玉因問道：『你該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，专等你呢。』說着，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『噯呀』了一声，便問袭人：

『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？』袭人道：『什么东西？』宝玉道：『前日得的麒麟。』袭人道：『你天天带在身上的，怎么问我？』宝玉听了，将手一拍，说道：『这可丢了！往那里找去？』就要起身自己寻去。

湘云听了，方知是宝玉遗落的，便笑问道：『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？』宝玉道：『前日好不容易得的呢！不知多早晚丢了，——我也糊涂了。』湘云笑道：『幸而是个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。』说着，将手一撒，笑道：『你瞧瞧，是这个不是？』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。要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

校記

- 一 『不大紧』，藤本、王本、金本作『不打紧』。
- 二 『那天刚亮』，諸本作『一交五更』。
- 三 『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』，諸本作『昨日才挨窝心脚』。
- 四 『我不問就知道了』，甲本、王本作『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』，藤本、金本作『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』。
- 五 『两口儿』，諸本作『两个』。
- 六 『借人所用』，『借』藤本、王本、金本作『供』。
- 七 『墜子』，藤本、王本作『耳墜子』。
- 八 『湘云問宝玉道宝哥哥不在家么』，『宝玉』二字，藤本、王本、金本、脂本无。
- 九 『器物赋了，才成形质』，『赋』原作『付』，从王本、金本、脂本改。
- 一〇 『心里不知怎么一动，似有所感』，諸本作『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』。

第三十二回

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

話說寶玉見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伸手來拿，笑道：『亏你揀着了！你是怎么拾着的？』湘云笑道：『幸而是这个；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』，『难道也就罷了不成？』寶玉笑道：『倒是丟了印平常；若丟了这个，我就該死了。』

襲人倒了茶來與湘云吃，一面笑道：『大姑娘，我前日聽見你大喜呀。』湘云紅了臉，扭过头去吃茶，一聲也不答应。襲人笑道：『这会子又害臊了？你还記得那几年，咱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，晚上你和我說的話？那会子不害臊，这会子怎么又臊了？』湘云的脸越發紅了，勉強一笑道：『你还說呢！那会子咱們那么好，后来我們太太沒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么就把你配給了他？我來了，你就不那么待我了。』

襲人也紅了臉，笑道：『罢呦！先头里，「姐姐」长，「姐姐」短，哄着我替「梳头洗脸」，做这个，弄那个；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。你既拿款兒，我敢亲近嗎？』湘云道：『阿弥陀佛！冤枉冤哉！我要这么着，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这么大热天，我來了，必定先瞧瞧你。你不信，問縷兒，我在家时时刻刻，那一回不想念你几句？』

襲人和寶玉听了，都笑劝道：『說玩話兒，你又認真了。还是这么性兒急。』湘云道：『你不說你的話咽

人〔三〕，倒說人性急。』一面說，一面打開絹子，將戒指遞與襲人。襲人感謝不尽，因笑道：『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，我已經得了；今日你亲自又送來，可見是沒忘了我。就為這個試出你來了〔五〕。戒指兒能值多少，可見你的真心。』

史湘云道：『是誰給你的？』襲人道：『是宝姑娘給我的。』湘云嘆道：『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，原來是宝姐姐給了你。我天天在家里想着，這些姐姐們，再沒一個比宝姐姐好的。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；——我但凡〔四〕有這麼個亲姐姐，就是沒了父母，也沒妨礙的！』說着，眼圈兒就紅了。

宝玉道：『罷，罷，罷！不用提起這個話了。』史湘云道：『提這個便怎麼？我知道你的心病：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，又嗔我贊了宝姐姐了。可是為這個不是？』襲人在旁『嗤』的一笑，說道：『云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發心直嘴快了。』宝玉笑道：『我說你們這几个人難說話，果然不錯。』史湘云道：『好哥哥，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；只會在我跟前說話，見了你林妹妹，又不知怎麼好了。』

襲人道：『且別說玩話，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』史湘云便問：『什么事？』襲人道：『有一雙鞋，摳了墊心子〔色〕，我這兩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，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？』史湘云道：『這又奇了。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，還有什麼針綫上的，裁剪上的，怎麼叫我做起來？你的活計叫人做，誰好意思不做呢？』襲人笑道：『你又糊塗了！你難道不知道：我們這屋里的針綫，是不要那些針綫上的人做的。』

史湘云听了，便知是宝玉的鞋，因笑道：『既這麼說，我就替你做做罷。——只是一件：你的我才做，別人的我可不能。』襲人笑道：『又來了！我是个什麼兒，就敢煩你做鞋了！實告訴你：可不是我的，——你